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稿：格扎

木匠

◎孙克艳

老大成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巧木匠。虽然他不认得几个字，却心灵手巧，又肯下功夫琢磨，做的家具不但结实耐用，还精致灵巧。不像有的木匠做的活儿，虽然倒也实用，却粗笨得很，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不招人待见。

我见过不少老大成做好的家具，床、桌子、柜子、窗棂……样式新奇精巧，鲜少一模一样的复制。哪怕是在那些家具的细微处，他花的心思也不少。很多成品，简直是让人不忍移目的艺术品；一板一眼，一斧一凿，都凝聚着他的心力。

娴熟的技艺，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让老大成的口碑越来越好。但他一生，只招了一个徒弟，那就是他的侄儿杰子。他说过的，没几个人能受得了他的脾气和要求。

杰子做的第一件家具，是给他姐出嫁准备的梳妆台。那个让杰子费尽心思，却做得七扭八歪的梳妆台，被老大成扫了一眼，就拎起斧头砸了。

砸梳妆台前，老大成训斥杰子说：“好木材到你手里都白瞎了，树看了都要哭，木材都要躲着你！你姐若是带着这样的嫁妆去婆家，得别扭一辈子！”杰子羞愧不已，脸涨得通红。

那件事后，杰子学艺的态度就变了，他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再像之前那么应付偷懒。老大成也倾尽所有，把一身的本事全都传给了杰子。

几年以后，杰子出师，也成了一个地道的木匠。后来，他还收了徒弟，做了包工头，做的家具生意很是红火。多年来，杰子总是感慨地对别人说：“没有我叔，就没有我的今天。别人教徒弟，都想留几招；我叔是恨不得把自己会的全教给我。”

那时候，只要一得空，同是木匠的我爹，总是跑去老大成那里。因为除了实在敬佩他的木工手艺外，我爹还相当佩服他的其他“能处”。我爹总是不厌其烦地叙说着老大成的各种能处。诸如，某个家具他怎么做得巧了，谁家的官司让老大成断清了，今天他又讲了个什么好故事了……用今天的话说，我爹就是老大成的铁粉和迷弟。

特别是冬天，那时地里没什么庄稼活，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很多汉子都喜欢走半庄子，跑到老大成那里。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吞云吐雾，听着老大成侃侃而谈。坐在C位上的老大成，就像站在舞台中央，表演单口相声或者说评书的艺术家。我爹常说，那样的日子，在他眼里，就是神仙日子。

这个在家抓把花生，那个带几个红薯，放在火盆里烤起来，管饱不可能，塞个牙缝却是常态。所以，那个时候的每个冬天，老大成家里总是异常热闹，人来人往，宛如闹市。外面是冰天雪地，屋子里温暖如春，欢笑沸腾。

并不识得几个字的老大成，记忆力超强。多年前经历的事情，听过的故事，他都能绘声绘色地重述出来，简直就是个录音机。就连单田芳的评书，他但凡听过一遍，就能记个八九成。等到他复述的时候，再加上他别具特色的腔调和语气，以及只有本地人才能体会得到的方言和语气词，进行二次加工创作，那叫一个惟妙惟肖，那叫一个绝。常常令在座的众人欢喜得拍大腿，甚至笑得前仰后合。用我爹的话说，那人就是单田芳第二。

有趣的故事，奇幻的传说，惊异的见闻，甚至家长里短，都可以成为老大成嘴里的素材。奇怪的是，可能原本稀松平常的故事，经他的嘴巴一番捋摸，就变得生动起来，令人忍不住啧啧惊叹。

于是，在我家的饭桌上，我爹时常惋惜说：“可惜了老大成这么个能人，要是他能识文断字，肯定不会被圈在村子里；他会走出去，像鹰一样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翱翔。

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关于老大成的事，还不时能从父母那里听说。

再后来，老大成去世了，但是村庄里仍然流传着他的故事。人们一提起他，总是感慨地说：“那可是个能人呢！”

村主任笑了：“前几天，镇里来人调查收秋的事情，我把你家的情况汇报了，这不，今天镇里专门组织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帮助你家秋收来了。”村主任说着，手指忙碌的人群，“你看，他们干得多带劲，用不了一天，你家的玉米就能颗粒归仓了。”

老汪湿润了眼睛，他情不自禁地俯身在金灿灿的玉米堆上，眯着眼睛，忘情地闻了又闻，那馨香的味道直入口鼻，怎么闻也闻不够。

——《收玉米》

后手儿

◎葡萄

早几年，当舟二还在加拿大读艺术史的时候，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和上千人竞争一个翻译名额。

那时候，她的生活丰富多彩，白天流连于各种展览、美术馆，晚上看场电影、喝个小酒根本不计较花费。偶尔花惯了钱紧的时候，她就去甜品店打工，也做过代购，唯独对任何有关翻译的活儿避之不及。

“我还没到那一步”，舟二总是这样对同学说。“没到那一步”其实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她说给别人听的，语言不过是个工具，自己好歹是个专业的人，除非在专业领域走投无路，才会拿语言吃饭。

而第二层意思是说给自己听的，真要拿语言当专业，她舟二还远远不够专业，金融医药不了解，同声传译不够格，这碗饭她根本吃不起。

回国后，舟二频繁跳槽于创业公司。并非她心不定，而是创业公司本身太难养活了。每次眼睁睁看着公司撑不下去，被迫另谋出路，舟二的焦虑值就会更大一些。

这次新冠疫情，策展活动几乎停摆。公司苦苦挣扎，靠着居家办公和全员半薪艰难维系。舟二也从公司边上的长租公寓，搬到了六环开外的大开间。“你住那么远，回头正常上班了怎么办？”舟二没想，言外之意，她已经半放弃这份工作了。

这时，舟二已经利用漫长的“业余”时间完成了一部国外小说的翻译稿。活儿是熟人介绍的，价儿是低于市场的。“好歹是个作品，先有个东西放在简历上再打开局面吧。”这一单，舟二并不在乎钱。可是当她花了9块9加进一个翻译众包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语成谶。

一个500人的群，禁言，但是从订单失效的速度就能判断出一块肉有多少人抢。

“做积分领域，术语较多，相关专业背景优先。”

“医学论文翻译，涉及皮肤科、肠胃科，非专业的译者暂不考虑。”

“技术资料翻译，要求熟悉汽车、机械、航空领域。”

“中英文字幕投放，共3天16场会议，内容为区块链。”

旁观是舟二的常态。都等不到该钱那一步，单看需求，舟二就退却了。想起刚进群时，生怕错过一条甲方信息，提示此起彼伏，手机寸步不离，几天之后索性设置了免扰，舟二自己都觉得好笑。

“抢单拼的不是手速，是实力。”在悟出这条真理的两周后，舟二终于找到自己胜任的活儿：“英文听打”，就是把录音聊天、访问、新闻等等的话转录成文字，为AI手机语音素材。

凭着留学资历和图书翻译的经验，舟二很快被录取了，齿轮也很快转起来了，碎银子也相当规律地充实了钱包。这期间，公司老大也接到了救命的大单，居家办公也恢复了日常工作，工资也发了全薪。

如果说，有稳定收入的副业才能给人安全感，舟二已经达到了。可是，她的心却越来越慌了。

她一面24小时待命，远程做着公司的活儿，写各种策划PPT；一面不辞辛苦地为他人做嫁衣，缩小AI翻译和人工翻译的差距，等“人工智障”有朝一日变成真正的人工智能，像她这样的普通译员就彻底没市场了。想到这里，舟二有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自己非但不跑还要埋头给人磨刀的感觉。

一天夜里，舟二一直熬到凌晨2点才完成听打的内容。合上电脑那一刻，她忽然想起早先看过的一部电影《未来学大会》。电影中，名噪一时的演员将自己的名字和数字形象出售给电影公司，拿到了一笔不菲的版权费，却从此告别了演员身份。活跃在银幕上的是她永远不会老的数字形象，却不再是她本人了。

舟二想，AI翻译之于人工翻译，大抵也是如此。

一年多以前，当她在超市看到所剩无几的收银员在教大爷大妈如何自主扫码结账时，还在心里笑话过他们。“看吧，没文化，没技术，早晚要被取代的。”如今，自己在做的事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在被取代这件事上，英语又比收银员高级多少呢？

但她从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从对失落感的熟识中生出生某种安慰。承认差距，才能放下身段，一步一个脚印把路走稳、走好。

后来，公司有人离职，计划回老家，带不走的家当全都打包送人。工作群里，从胶囊咖啡机、鸳鸯火锅，到电动沙发、空调扇，通通秒出。唯一没人要的烤箱被舟二抱走了。三餐订外卖的同事忍不住隔屏笑出了声，“你放心，这东西新鲜不过三天就得闲置。”

舟二也笑了，但她什么也没说。直到她在朋友圈晒出各种高颜值蛋糕搭配中英文食谱，大家才知道她还有这手艺。

可诗意、优雅、精致都是给别人看的，对自己而言，藏在香甜奶油里的真实心意却是：“手艺不敢丢，万一以后真要靠它吃饭呢？”

雪花

XUEHUA
【第2420期】



家园，苗青 摄

话痨

◎杨俊富

百花小区新来了个保安，40多岁，瘦，却精神。不像刚离开的那个王大爷，整天睡睡醒醒似的，蔫蔫乎乎失去水分的茄子，坐在岗亭里打瞌睡，以至于小区经常有电瓶车被盗事件发生。尤其在上个月，居然连续发生三起电瓶车被盗事件，住户对门卫安保的意见越来越大。

迫于业主的压力，物管公司不得不辞退王大爷，更换新保安。

百花小区是个老小区，原业主大都搬到时尚电梯公寓去住了，有一多半的住户是租住的房客。这些房客大多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外乡人，有快递员、菜贩、超市营业员等。当然，也有刚毕业找到工作或者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他们的私家车就是电瓶车或单车。

新保安的名字很特别，姓华，单名一个恪。据他说，八字中五行缺水，父母按照阴阳先生的建议，便给他取了个火字偏旁的名字。

华恪来到小区之后，不仅尽心尽职，还是个热情四溢的人。他几乎不坐岗亭，随时都站在门口恭迎进出的小区业主和房客。见要有大妈大爷买菜、购物归来，他会主动迎上去，帮他们把手中之物接过去，顺便拉起家常：

今天莴笋多少钱一斤？

肉价降了没有？

你们两个人，买这么多，会不会吃不完？

……

就这样，他喋喋不休一直陪到楼梯口，才有点意犹未尽地回到岗亭。

晚上，见快递员骑电瓶车回来。小区因电瓶车用户多，规定了电瓶车出入小区不能骑行。华恪又会迎上去，一只手搭在坐垫上，帮助带点力推，依然问个不停：

今天送了多少单？

今天挣了多少钱？

一定要记住给电瓶车上锁哦，现在盗贼可多了。

……

直到快递员把车停放在彩钢棚下，上了锁，进了楼梯，他才边走边四处观望，回到门口岗位上。

华恪天生就是个见人熟，嘴甜，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能搭上话，家长里短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攀谈。几天时间，小区里的人他几乎全认识了。加上他勤快，肯帮忙，很快就受到小区住户的喜欢。但有时也会讨人嫌。比如说，人家从外面回来，忙着要回家煮饭或上厕所，他却一路跟着，说个没完没了。看他那么热情，本不想搭理他，又不好意思拂去他的热情，不得不模棱两可地应付几句。

于是，不到一个星期，华恪有了一个外号：话痨。

话痨是个中性词，偏贬义。小区里人这样称呼华恪，起初是带贬义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个词在小区人的口中，又成了赞美华恪的褒义词。

那是华恪来小区第四周的一天中午，11点钟左右。这个时间不是上班也不是下班时间，留守家中买菜的大爷大妈也早早回来了，准备做午餐。华恪没事，就背着手在小区内随便走走，顺便巡视。他就是一个好动，坐不住的主。走到停放电瓶车的彩钢棚旁，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从棚子里推出一辆新买不久的电瓶车要外出。华恪的嘴正憋得慌，便走过去，习惯地将一只手搭在坐垫上，与男子攀谈起来：

之前咋没见过你呢？

新来的。

你咋这时才出去呢？

嗯嗯。

是昨晚上夜班了，今天休年假吗？

嗯。

你这是要去哪儿？

……

你检查一下充满电没有啊？

……

男子面色突然慌张起来，也许做贼心虚，丢下电瓶车就跑。

男子跑，话痨就追。话痨当过兵，身手敏捷，几步就追上男子，一招擒拿手将男子按倒在地。

大哥，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给你500元钱。

我是稀罕500元钱的人么？

我给你1000元？

不要。

那你要怎样？

抓住你，然后送派出所。

你不怕我出来了报复你？

凭你？报复得了我？

我们走着瞧。

我还怕你不成？嘿嘿……

话痨就把盗贼按在地上，有一句莫一句一直跟窃贼聊到中午12点，过足了话痨瘾，有人下班回小区，惊讶话痨怎么与人打架。问他，才明白真相。大家齐心协力把盗贼捆起，送进了派出所。一审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家伙是个盗车惯犯，还挖出长期盘踞城里的一个电瓶车盗窃团伙，共6人，小区以前丢失的电瓶车全是这个团伙干的。

话痨得到了派出所和物业公司的表彰和奖励。

百花小区的居民们对话痨刮目相看了，不再嫌他话多。对他的行为也觉得贴切，再喊他话痨时，都带着浓浓的亲切和暖意。

话痨呢，依旧发挥自如。

收玉米

◎谷永建

眼看玉米丰收在望，偏偏天公不作美，连续几场秋雨，田里像个沼泽地，人一踏进去，双脚立刻灌满了泥巴。急得老汪围着玉米地直打转，如果玉米不能按时收获，半年的心血可就付诸东流了。

这天，老汪费了好大的劲，找来一台玉米收割机。在老汪期待的眼神中，收割机刚开始作业，车轮就陷在了泥土里。司机左冲右突，使出浑身解数，才把收割机开出来。无处撒火的司机冲着老汪一顿埋怨，驾驶着车辆扬长而去。

老汪一脸沮丧地回到家，和老伴一商量，决定让在城里上班的儿子回家，帮助他们收秋。电话通了，没等老汪把话说完，儿子不耐烦了：“几亩玉米能值几个钱？别费那个力气了。”

“哼！没了粮食，你吃什么？”老汪气呼呼地冲儿子嚷了一嗓子，怒冲冲地挂了电话。

老汪不服气，想当年，挖河修渠，铺路架桥，他可是响当当的硬汉，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眼下这点困难算啥？第二天一大早，老汪和老伴穿上雨鞋，戴上手套，背着竹筐，全副武装来到了玉米地。老伴在前面把掰下来的棒子放进竹筐里，老汪在后面肩扛手提，踏着泥泞的玉米地踉踉跄跄来回运输。毕竟年龄不饶人，还没几个来回，他就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个趔趄，差点没栽倒在地。刚开始干活时的那股子豪情也一点点地消失殆尽。

中午时分，身心俱疲的老汪回到家，随便扒了几口饭，一头扎到炕上，累得不能再动。

正当老汪昏沉沉的时候，老伴一把推醒了他：“你快起来，刚才听邻居说，咱家的玉米地里来了好多人。”

“你说啥？”睡意全无的老汪一骨碌爬了起来，扭头往外跑去。

远远的，老汪就发现他家的玉米地里，村主任带着几个人正出出进进地忙碌着，金黄色的棒子堆满了地头。

一头雾水的老汪禁不住加快了脚步，来到村主任面前，一把握住他的手，激动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村主任笑了：“前几天，镇里来人调查收秋的事情，我把你家的情况汇报了，这不，今天镇里专门组织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帮助你家秋收来了。”村主任说着，手指忙碌的人群，“你看，他们干得多带劲，用不了一天，你家的玉米就能颗粒归仓了。”

老汪湿润了眼睛，他情不自禁地俯身在金灿灿的玉米堆上，眯着眼睛，忘情地闻了又闻，那馨香的味道直入口鼻，怎么闻也闻不够。